

快船

□ 梁志方

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船是水乡重要的交通工具，或是盈利工具。乘坐快船，是港桥周边的人上城的主要方式。

快船权属东街生产队，每天船上的工作人员由队里安排，船工计工分，会计由队里专人负责。快船之快，是因为有一支大橹，以及一支稍小的橹，由三个船工把橹出力。一般的乡间船只，只有一两人把橹出力，快船有三人出力，速度当然比“慢船”要快得多。天气晴好时，有时也会安排人上岸拉纤，或升起篷帆，借助风力行船，成为扯篷船。

东街还另有公私船。公私船可能出现较早，且当年赢利不错，公私合营故名之。公私船由顾祥大、白须生、石汉开等人操办，也是闻名乡里的。公私船也配有一支大橹和一支稍小的橹，由三个船工把橹出力。

这两种客船都是天刚亮时从港桥出发，到祈舍桥“分手”：快船向北，开往常州水门桥；公私船则往东向戚墅堰进发。客人上城按需要分乘，每天天色微明，就到东街西巷门外的埠头上船。快船、公私船都不大会等人，天不大亮时就要出发，因为只凭几个船工之力，即使一大早出发，船到目的地常州东门或戚墅堰，也

要近中午了。

除隆冬大雪，河面结厚冰时停业，作为客船，快船、公私船的营业是寒暑不废的。“摇船打铁磨豆腐”，大暑天人们坐在凉快地儿都淌汗，可船工们却还在把橹挥汗如雨；寒冬季节，港桥人大都捧着脚炉，或钻在热被窝里，船工们却在四面灌风的船舱把橹启程……港桥船工们常年何等的辛苦，是可想而知的。

上世纪60年代末，港桥出现了机帆船。印象中是庙桥大队置办的，船上三人：一为船务，金焕康，金家桥人；一为司机，小张，是常州的插队青年；一为姓莫的机匠，大莫家村人。机帆船动力为12匹马力的柴油发动机，螺旋桨推进，外观俏丽，漆光锃亮，让港桥人喜爱不已。

坐在机帆船的客舱里，看着船舷边飞溅的水花，岸边的景物很快往后退去，好痛快，这自然是坐公私船、快船比不上的！机帆船每天早晚停在大港桥的桥南埠头边，也是天色很早即开船，从港桥出发，在永安河上沿途定点载客，直到常州水门桥。



车轮踩过的童年

□ 陈静菁

小时候放学，总会与爷爷的笑撞个满怀。他喜欢骑着那辆老旧的自行车，带我去买各种各样的零食。

我背着书包跑出学校，蹑起脚张望着爷爷的身影，爷爷向我招手，笑盈盈地问我想不想吃好吃的，我高呼“好”，双眼放着光。

爷爷推着自行车，暖阳倾斜在他的身上，也洒在车上。他从车垫下拿出一块破旧的手帕，轻轻扑走上面的灰，让我坐在后座。我抬腿坐上去，能够清晰感觉到后座的形状，细细的钢丝在后座上交错着，我一声惊呼，从另一边跳了下去。爷爷“嘿嘿”一笑，脱下外套垫在上面，好让我在上面坐得舒服点。爷爷蹬着左踏板，车子发出“吱呀”的响声，随着车子向前几步，他熟练地把腿迈过车座，车子叫得更欢了。我觉得既快活又刺激，好似爷爷带着我去冒险。我们向着落日出发了。

车子骑得不快，我还是紧紧抱住爷爷。风徐徐地吹着，车轮与地面摩擦，给风儿打着节拍。车子踩过雨后的水坑，“滋滋”，似清澈的音符；碾过金黄的落叶，“沙沙”，听见落叶的破碎；滚过细小的石子，“噔噔”，像跳跃的鼓点……车轮一圈一圈踩过晴天与雨天。

路上每经过一个凸起，对这老迈的车子就好似一种考验。但它却快乐地跳起来，“哐当”一声栽入落日的怀抱。落地的瞬间像是要散架一般，我把爷爷抱得更紧了。

爷爷骑着车带着我来到了熟悉的小巷，高声喊道：“老板，来二两鸡柳。”油锅翻起的热烟在夕阳下闪闪发光，鸡柳掀起的肉香格外诱人。“囡囡，快上来。”他按着铃铛，呼唤着我。我抱着满满一袋鸡柳，夹起一块放在面前，看热气在空中飘浮，张大嘴巴接住鸡柳，幸

福的笑容溢满脸庞，在爷爷的后座安心地享受我的专属美食。

就这样，爷爷载着我穿过大街小巷，走过一年四季。微风轻轻拂过我们的脸庞，风是时间的笔墨，偷偷地将爷爷的头发染白，我也慢慢长大。我学会了骑车，能够独自上学了，而那辆自行车也渐渐失去了它的功能，停在车库里，落满了灰尘。

爷爷骑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轻悠悠地从我童年驶过，载走了世界的风雨，在我心底留下了浓墨重彩的车辙。车轮踩过的不仅是四季，更是我的整个童年。



我在每个春天迎娶故乡(外一首)

□ 徐海成

生命的列车就快要
抵达终点站

我想给自己立个墓碑
又想了想，我不需要墓碑
我的后代
最好将我忘掉

我不需要眼泪
伤心的眼泪，虚假的眼泪
我都不需要
我只希望他们
好好生活

若是非要给我些什么
那便给我致些悼词吧：
作为儿子，他曾经不孝
作为丈夫，他曾经……
算了，这些就在我入土后
任由世人说去吧

若有野草爬满
我的坟头，别着急清除
那是春天在为我装扮
这时，我便成了春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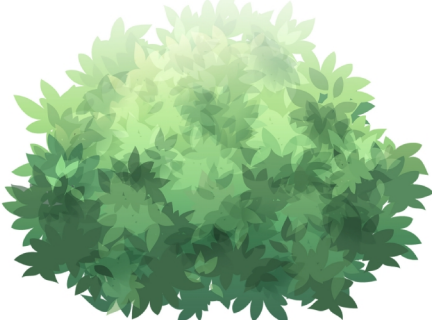
我要抚摩每一寸土地
包括我的家门
我要在每个春天，迎娶
我的故乡，让她不再
孤独

召回

一个老人用他的死
召回了自己所有的亲人
他们先是叹几句人生无常
而后关心的便是葬礼
他们的眼泪恰逢时宜
他们跪着默哀
却也像事先排练过

当老人火化、入土
当人们脱下丧服
老人的一生变得模糊
那些亲人的生活重回正轨
日月轮流交替
白班、夜班照旧进行

会有那么一天
他们还会聚在一起
为另一个亲人流泪、默哀
再继续回归自己的生活
直到他们用各自的死
召回他们各自的亲人



《春日旷野》 钱新明